

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oday Series

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文集

Book Series of the 16th World Congress of IUAES

黄忠彩 总编

Editor-in-Chief Huang Zhongcai

解读客家历史与文化： 文化人类学的视野

JIEDU KEJIA LISHI YU WENHUA

WENHUA RENLEIXUE DE SHIYE

房学嘉◎主编

夏远鸣 宋德剑◎副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oday Series

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文集

Book Series of the 16th World Congress of IUAES

黄忠彩 总编

Editor-in-Chief Huang Zhongcai

解读客家历史与文化： 文化人类学的视野

JIEDU KEJIA LISHI YU WENHUA

WENHUA RENLEIXUE DE SHIY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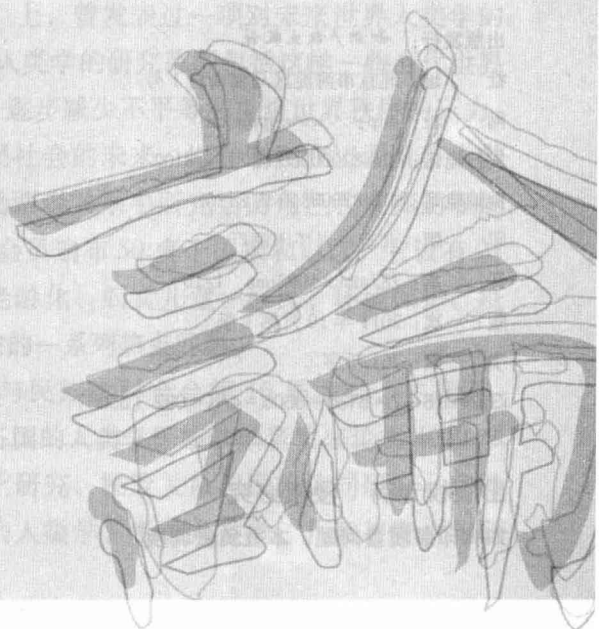
房学嘉◎主编

夏远鸣 宋德剑◎副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责任编辑：石红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客家历史与文化：文化人类学的视野 / 房学嘉

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8

ISBN 978 - 7 - 5130 - 0606 - 4

I. ①解… II. ①房… III. ①客家—民族历史—研究

②客家—民族文化—研究 IV. ①K281.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3554 号

解读客家历史与文化：文化人类学的视野

房学嘉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30

印 刷：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361 千字

ISBN 978 - 7 - 5130 - 0606 - 4/K · 092 (3505)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507/82000893

责编邮箱：shihonghua@s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21.5

印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2003 年 7 月，中国获得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 16 届大会”的举办权，经过六年的筹备，这次大会于 2009 年 7 月 27 日至 31 日在中国昆明召开。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成立于 1948 年 8 月 23 日。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一天，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和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ICAES）合并到了一起。后者（ICAES）始于 1865 年，是众多人类学会议的产物，1934 年正式创立。到 1968 年，这两个组织完成了法律上的合并。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既是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的成员之一，也是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ICPHS,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的成员之一，同时还是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的成员之一。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国学者之间的沟通和联系，推动人类知识进步，促进自然与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在《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杂志（1979）上，曾发表过一项对未来世界人类学的声明草案：“从人类利益的角度看，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包括这样一些当代世界的主要事件，比如，环境管理问题，逐步减少不平等和重组世界秩序的压力，民族国家的未来，民族多元化和国民社会的未来，以及制度在协调具有人类基本的、衍生的生物驱动和心理驱动两者关系中所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职能等。”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会员遍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它设有 27 个专业委员会，涉及民族、宗教、老龄化、妇女儿童、移民、环境保护、疫病防治、体质、语言等国际社会关注的一系列热点问题。

在中国昆明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 16 届大会，主题是：“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世界各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发表论文 4000 多篇，涉及文化多样性研究、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认同研究、宗教研究、老年人与老龄化研究、艾滋病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儿童与青少年研

究、传播人类学、发展和经济人类学、企业人类学、环境人类学、食品与营养人类学、性别研究、全球化研究、历史人类学、人文生态学、人权研究、土著知识与可持续发展、法律多元化、语言人类学、数学人类学、移民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和流行病、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游牧民族研究、体质与分子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心理人类学、体育人类学、理论人类学、旅游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紧急人类学等 30 多个专业领域或分支学科。

作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 16 届大会的组织者，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决定编辑和出版“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按照不同的专业领域或分支学科，分别出版不同主题的论文集，如都市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发展和经济人类学、企业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和流行病、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游牧民族研究、体质与分子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理论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全世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同仁们能够共同分享在中国举办本届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优秀学术成果。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主席 周明甫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 黄忠彩

2009 年 7 月 14 日

目 录

谢 剑：从人类学看客家研究的新趋向	1
谢重光：客家文化的中原情结与草根本色	5
罗 勇：客家——民族融合的“活化石”	20
罗美珍：我的客家文化研究综述	32
房学嘉：关于传统婚姻的另类思考：以粤东客家地区为考察重点 （初稿）	47
王琛发：黄老仙师慈教的兴起与演变——观察在马来亚紧急动态时期 创教的一个客家教派	75
吴庆洲：客家建筑仿生象物的营造意匠研究	98
杨彦杰：从祖先到神明：闽台“东峰公”崇拜之研究	132
吴炆和 潘奕汝：台湾屏东客家鸾堂信仰研究	152
徐云扬 李蕙心：The Articulation of the Dorsal Consonants in Meixian Hakka	168
罗肇锦：客语与缅彝语的特殊渊源探索	178
黄贤强：历史书写、家族记忆、故居考察：跨域人物个案研究	193
黄志繁：宗族、商镇发展与“客家文化”的创造——清代上犹县营前 圩的个案研究	204
肖文评：明清乡村士绅与客家社会变迁——以粤东大埔县白垌村为例 ...	230
陈秋坤：帝国边区的客庄聚落——以清代屏东平原为中心，1700~1890	263
钟晋兰：客家妇女的守志与再嫁——以族谱记载为中心的分析	288
刘阿荣：多元族群竞合与文化永续——以台湾的客家社会为例	308
夏远鸣：17~19 世纪石窟河流域乡民迁台：以原乡的角度	319
宋德剑 许晓容：近代梅州客家体育文化发展原因初探	331

从人类学看客家研究的新趋向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New Trend of Hakka Studies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主题演讲)

谢 剑*

作为一个非客家人研究客家，我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何以对客家的研究如此着迷？”一如众所周知，即使是在汉族之中也有不同的亚群，或罗香林先生所说的“民系”，就我个人来说，机缘实在非常偶然，是在我研究新加坡华人社团时的一项发现。在邻近一个叫“无名”的荒凉小岛上，发现战时客家人来岛上避难时留下整洁的排屋，每户门前都竖立着冠以堂号（如颖川堂）的祖先牌位，表示他们即使在战争避难也不忘本，令人尊敬。之后因为应聘香港中文大学教职，新界就是客家人聚居之地，而 1949 年之后，又有新的大批客家人迁入香港。中国大陆在开放之前既不能进行研究，于是很多西方学者都以香港新界作为田野研究的场地。20 世纪 80 年代初作者也曾以香港的惠州客家从事一小型研究。主要是在发现新旧惠州客家人之间的差异，诸如生计模式等。

最引起我发生兴趣的就是人类学领域中最常见到的“族群”（ethnic group）定义，几乎都难以用来界定客家这一群体。例如说 F. Barth 的“边界论”，并不重视该族群的各种文化元素，而是成员们感受到“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的“边界”，因文化内涵只是该族群的产物，因时因地可以改变。但对客家人而言，有些文化元素就是改变不可（详下文）。又如 M. Weber 的说法是族群认同系植根于一种共同的传袭（descent）。就字面言，似无及血统和文化，但并未考虑到这两者经常都是在变迁之中。他如 C. Geertz 则认为形成族群特征的应是该群体所认同的“原生性质”（primordial quality），亦即是最早出现于该群体的某些特征，像语言和宗教信仰等，经久不变，并以之与其他族群相区别。以这一说法来界定客家，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

* 谢剑：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佛光大学名誉教授，甘肃兰州大学讲座教授。

研究台湾客家人认同的人类学者 N. Constable 似亦有类似的看法。

我个人常认同心理人类学家 R. Benedict 的形貌论（configuration）概念，其高屋建瓴，列举一系列的族群特征（ethnicity）用以界定客家，包括下列特点：

甲、中原性（Chineseness）

从抽象到具象，不只是概念上认为自己来自中原，是“真心的中国人”，并且具体表现在族谱、堂龕对联，乃至特有的汉剧之中，虽说国人好古，但未有如客家者。

乙、凝聚性（Cohesiveness）

凝聚团结，是客家人的另一项族群特征。我甚至看到梅县松口《钟氏族谱》上的一项记载，迁徙另觅新的居地时不仅全村举族共行止，甚至负祖先遗骸同行，充分表现出他们凝聚团结的一面。

丙、适应性（Adaptability）

人类是最适应环境的物种（species），例如沙漠和极地都有人类的活动。但作为一个单一族群的客家，不凭借任何政治或军事力量，却能在世界各地建立小区，可以说是一个“日不落的族群”，这在世界上是唯一的。

丁、开创性（Creativity）

客家人既能承袭传统，从事中医药之类的行业，也能因应环境的转变，进入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从事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职业。

戊、能动性（Mobility）

客家之所以被称为“客”，这一字义本于“土”、“客”失和，抑或追求更好的资源利用，甚至是逃避战祸，他们都可能举家整族地移动。定居之后往往就能“反客为主”。

己、融合性（Inchsiveness）

与前辈学者罗香林所引述西人 Hungtinton 的话，强调客家人的血统“纯粹”，“完全没有和外族的血统发生过混合”。与此相反，我个人对这一说法是有所保留的。以我研究的粤北排瑶为例，无论在文化和血缘上都和客家有关，尤其是在开始建立移民社会的时候。

庚、可教性（Educability）

人类固然都有可教性和可塑性（plasticity），但对客家人而言，真的是把教育作为人生的头等大事，这可以从社会事实显现的教育普及、宗教信仰上文昌庙和魁星阁之多，在客家原乡梅县获得证实。

辛、自卫性 (Self - defensiveness)

正如一位日本人类学者 Nagakawa 所说，由于客家人曾长期颠沛流离，往往处于异族群之间，受到抵制和排拒，也因此产生了一种高度的自卫性，这可以从居住形式反映出来。

壬、平权性 (Gender equality)

客家的父系父权只是一面，其实女性在某些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例如小区中的重要活动“做社”，社头都是由女性所主持，甚至在梅县丙村的温姓宗族，还崇拜女性始祖“斋婆太”。此外妇女也没有裹脚的陋习。

对界定客家而言，我所列举的前述特征未必完全，也不可以仅凭借其中的一两项就认定某群人就是客家，但如果以它们作为整体考虑，对客家群的界定应有积极意义。

以台湾近年来的情况说，确定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学术界出版有关客家研究的论题，除政治性有关投票行为等的分析之处，大多不出前述我所列举的项目。像最近由国立中央大学客家学院江明修及邱昌泰两位教授所主编的《客家族群与文化再现》一书，共收 18 篇论文中，主要都环绕在认同、教育、信仰、社团、移民、建筑及开发等，相对之下，和大陆客家出版品之谱牒研究，个人行谊及政治文化等的讨论，明显有所差异。

就我个人研究来说，客家人能在世界各地建立小区，真正成了一个“日不落的族群”，究竟是如何达成的？

首先值得深入研究的应是移民模式。一般认为不外“炼式移民”、“契约移民”、“武装移民”等数种，但均不足以解释客家人在国内外的移民模式。以国内来说，明末清初的“以粤补川”，粤东地方当局促成大批客家人前往四川，而川方当局则分配土地和耕牛予新移民，双方似在有计划地进行，似可称之为“计划移民”。

另一更有意义的客家移民实例是发生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小群客家人进入该市从事皮革制作业。一如众所周知，印度是一种姓 (caste) 社会，阶级森严，牛被视作圣物，牛尸的处理和皮革的制作是贱民阶级的事，上层印度人害怕受到“污染”，因此避之惟恐不及。

20 世纪 80 年代时，全市的注册华人才八千人左右，但其中的客家人早已掌握皮革制作工业，成为印度的重要资源之一。他们的制作工坊多集中在加市东郊，客家人自成小区，也因这一行业的成功变成金主。我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实例，是在说明在印度创业是何等艰难，语言、宗教、习俗对客家人

来说都是格格不入。也因为国人并无“仪式性污染”（ritual pollution）的概念，和所谓的“贱民”也能打交道，充分摆脱了印度人的阶级意识，建立起皮革制作的辉煌事业。目前虽然新分家族已经移民前往加拿大，但留下的客家人不仅仍能维持皮革事业，并且使客家文化得以持续。

另一实例是粤东和闽西的住屋模式——围龙屋和圆楼。它们已经成了当地的景点，国内外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但我个人认为对这类建筑的解释还是不够深入全面，风水之说毕竟只是部分原因，安全防卫确实是个理由之一，但更重要的还是宗族组织的维系和发展，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改朝换代时，在混乱社会中的求生意志。总之，我个人认为在研究和介绍这类客家传统建筑时，人类学中的整体论（holism）的观点比较全面，包括格式、建材、方位、家族、祭祀、教育、生计、风水、安全，最重要的是建筑时当地的社会背景。对比会发现迁入四川的客家有些地区似还保有围龙屋的形式，如成都东郊的洛带，但在广安一带就完全没有了。这种差异就得兼从自然和社会环境去加以解释。

谈到客家人的另一特征，是了不起的“适应性”。对西马彭亨林明的客家人我早就听到人类学界的报道，但我决心排除各种困难，亲自前往。地名林明本来就是一位客家人的姓名，早年移居该地的客家人，他们都是带些干粮，进入深山中觅求山货，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锡米”，也就是锡的原料。由于生活艰苦，所获不多，人称“山老鼠”。后因英国资金的进入，大量开采锡矿，他们自然而然成为锡矿的矿工。战时英资撤走，为了逃避日军，他们进入山区改变生计，从事农业。战后因锡矿资源之枯竭，加上英军和马共的战争，他们在英军的所谓“新村”计划之下被集中孤立起来，生活的困苦自不待言。目前林明已成旅游之点，原来的矿工多已年迈退休，所幸因重视子女教育之故，多能在马来西亚社会立足发展。作者深深领会到他们为了生计所遭遇的困难，但他们始终保持“硬颈”精神，维持了客家文化的特征发展，作出了最佳的适应。临别依依，我特别向他们致以深切的祝福。

今天，由于开放政策带来的正面影响，客家原乡和海外的客家人来往密切，彼此能丰富客家文化的内容，正所谓源头活水。面对急剧改变的世界，客家人必能对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一个研究客家的非客家人，一个普普通通的民族学工作者，我向客家人致以最高的敬意，也预祝此次大会在房学嘉教授等的组织和领导之下，获得圆满成功。谢谢诸位，再见。

客家文化的中原情结与草根本色

谢重光

现在很多人谈起客家文化，都强调它承传了中原先进文化，甚或说它完好地保存了中原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正宗。但如果我们正视事实，则不难发现客家文化中存在大量很草根的内容，迥异于中原文化或正统的儒家文化，应是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遗存。客家文化中草根性的因素与来自中原的因素并存，我们可用“客家文化的中原情结与草根本色”加以概括，重要的问题在于分清哪些属于中原情结，哪些属于草根本色，它们各自的来源与彼此的关系如何？要厘清这个问题，还须从客家人的族源说起。

一、客家人的三种主要族源

翻开汉族 5000 年的形成发展史，融汇不同种族、不同来源的事例数不胜数。可以说，汉族的形成，就像滚雪球一样，裹进了许许多多来自四面八方形式各异的小雪层、小雪片，才越滚越大；又像海纳百川一样，吸收了无数涓滴细流，才有今天这样汪洋恣肆、浩瀚无垠的风貌。

客家人也是这样，是由多种成分经过长期的融合而形成的。其主要的族源有三种：

- (1) 原居赣闽粤边的土著，属于百越后裔；
- (2) 较早迁入赣闽粤边的其他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来自武陵山区的盘瓠蛮；
- (3) 各个历史时期从中原和江淮一带迁入赣闽粤边的汉人。

在上述三种来源中，第三种情况最为人们乐道，族谱的记载也大体能为之提供佐证。翻开客家人的族谱，十有八九记载本族祖先来自中原或江淮，各姓各族都有一个中原郡望，其中不少族姓的祖先还有显赫的历史人物，而这些显赫的历史人物大多是中原王朝的帝王将相或名士大夫。虽然，此类“帝王作之祖，名人作之宗”的族谱记载，早经学者考证其存在严重的攀附伪

托现象；^① 移民史的研究，也显示客家先民中自北方南迁的汉人，更多的是来自江淮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原，^② 但客家先民中有南迁汉人这一重要部分，还是毋庸置疑的。宽泛地把这部分南迁汉人说成来自中原的汉人，也还说得过去。

至于上述客家族源的第一种情况，即客家族源中含有属百越后裔的赣闽粤边土著成分，那是不言而喻的。赣闽粤边本来就是百越各族的分布地，文献记载中的“闽”、“越”、“于越”、“骆越”、“山越”、“獠”、“俚”、“僮”、“蜑”等种族，都属于百越系统，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包括赣闽粤边在内的中国东南区域，如今除一部分“俚”演变成黎族、一部分“僮”演变成壮族而迁往海南、广西等地外，其他的族称都消失了。并非这些种族都死光了，或都外迁了，而是纷纷融进汉族，成为南方汉族各系统的有机成分，其中在赣闽粤边的部分，主要就演化为客家人了。

比较需要花点力气说明的是第二种情况，即来自武陵山区的盘瓠蛮融入客家的情况。其中的要点有二：一是能否举出武陵蛮（或称盘瓠蛮）迁入赣闽粤边的实证；二是一般认为武陵蛮演化为畬族，是否有一部分演化为客家？关于前一点，笔者在《武陵蛮迁入粤、闽之史迹》^③ 一文中已有详悉的论证，在相关专著^④中也一再加以申论，不再赘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唐宋文献记载中，“蛮”与“獠”意义的区分还是比较明显的。所谓“蛮”，一般指来自荆楚之蛮，特别是武陵蛮；所谓“獠”，在岭南、福建区域者是指属于百越系统之土著，往往与“俚”同义，故常合称为“俚獠”。因此，当时文献所载湘、赣、闽、粤等地的“蛮”、“峒蛮”都是来自武陵地区或荆楚的盘瓠蛮，而唐昭宗时“黄连峒蛮二万攻汀州”^⑤ 的事件，足以反映其时进入赣、闽的盘瓠蛮数量之巨。关于后一点，如果我们了解畬族在宋元明时期曾是一个分布地域很广、人数众多的民族，当今畬族的分布范围和人数都远不如从前，则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了。畬族分布范围的缩小及转移、人数的锐减，是其中相当一部分融入了汉族的结果，而融入汉族客家民系的又占了较大的比

①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下篇，载《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参见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第2章第2节，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③ 文载《东南学术》2001年第3期。

④ 如《客家形成发展史纲》第3章第3节（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畬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第1章第2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⑤ 《资治通鉴》卷259，昭宗乾宁元年条。

例。畬族融入汉族的过程很漫长，其中宋末元初畬汉人民联合抗元，明中叶赣闽粤边畬汉等多民族的武装变乱，是畬族融入汉族特别是汉族客家民系的关键时期。对此，笔者的有关专著也作了详尽的阐述，^① 这里也就不再重复了。

二、客家人的中原情结

客家人有三种主要的族源既明，则客家文化中包含上述三种族源的文化因素也就无可置疑。不过，在形成客家人的过程中，三种不同的族源不是简单地凑合，在形成客家文化的过程中，三种族源的文化要素也不是简单地叠加。总地说，汉人处在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其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先进，所以融合过程中各种成分的文化虽然互相吸收，但在观念文化方面，主要是汉文化起了主导作用，越、蛮等族都接受了汉人的思想观念。集中的表现，就是整合后形成的客家人都自以为是中原移民后裔，有很浓厚的中原情结。

何以见得？看看客家人的祠堂和族谱就可以看出来。祠堂和族谱是人们展示家族渊源的窗口，祠堂里的堂号、堂联是显示家族身份的标签。

“堂号”就是祠堂名号，是表明一个家族源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的标记。各姓祠堂一般都以本姓郡望为堂号。

郡望是某一姓氏的发祥地，以古代的郡为单位，表示历史上此一姓氏在这一个郡扎下了根，出了名人，取得了很高的荣誉，就有了雄厚的社会资本。但相同的姓氏往往有很多不同的系统，各自的扎根地、发祥地本来是各不相同的。而客家各姓的堂号，却都是相同的，例如：

李姓——陇西堂	王姓——太原堂，琅耶堂
陈姓——颍川堂	卢姓——范阳堂
黄姓——江夏堂	郭姓——太原堂，汾阳堂
张姓——清河堂	郑姓——荥阳堂
赵姓——天水堂	刘姓——彭城堂

^① 《客家形成发展史纲》、《畬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及笔者新著《客家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都有专章讨论。

上述各姓郡望，分别表示他们的姓氏出自中原的陇西（今甘肃一带）、太原（今山西）、琅邪（今山东）、颍川（今河南许昌）、范阳（今北京）、江夏（今湖北武昌）、清河（今河北）、荥阳（今郑州附近）、天水（今甘肃）、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这些地方都属于广义的中原范围。

所以客家堂号的潜台词就是，客家各家族都来自中原，是中原的世家大族，出身高贵，根子很正。反映出客家人以源出中原为荣，是崇尚中原正统观念的产物。

少数堂号用的不是本族的郡望，而是历史上名声显赫的祖先的典故，如谢姓的东山堂，郭姓的汾阳堂，分别用了谢安东山再起，淝水之战击败苻坚，建立了不世功业，及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被封为汾阳王的典故。众所周知，谢安家族的郡望是陈郡（今河南开封一带），郭子仪郡望是太原，所以，这类以有关祖先的典故为堂号的情形，不但间接地道出了谢家郡望为陈郡，郭家郡望为太原，还很自豪地夸耀了本族的显赫祖先。

堂联亦称祠联，是写在祠堂大门上、楹柱上的对联。其内容多为反映祖先功业子孙绍继祖风、光耀门闾的愿望。

例如：

王姓：

两晋家声远，
三槐世泽长

两晋家声远，说的是王姓为两晋第一大姓，先后出了王祥、王浑、王导、王敦、王羲之、王献之等名人；三槐世泽长，说的是在宋代，宰相王佑在自家庭院种了三株槐树，表示保持正直、特立于世的意思。

谢姓：

乌衣称旧巷，玉树发新枝；
东山称旧望，宝树发新枝。

前一联（乌衣称旧巷，玉树发新枝）说的是晋代谢家为第一流高门，与王家并称王谢，都住在京城建康乌衣巷内，而指挥淝水之战的主将谢玄，是

谢安的侄儿，小时候接受谢安的庭训，有一次谢安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意思说“为什么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子弟出类拔萃？”谢玄回答说：“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①很得谢安的欣赏，后来果然建立了不朽功业。

后一联（东山称旧望，宝树发新枝），第一句与前联第一句意思相同，第二句说的是谢安德高望重，晋穆帝曾赐“宝树增辉”匾额，以光其门第。

诸如此类，都是要攀龙附凤，与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名门望族挂钩。王谢二姓之外，如李姓攀附李唐皇室、李广、李白，陈姓攀附东汉陈实、南朝陈霸先、陈子昂，刘姓攀附刘邦、刘禹锡等。这样的攀附有几分真实，令人怀疑，但却实实在在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中原情结：既有中原正统的思想，又有门第高贵的观念。

中原正统论就是认为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是高雅的、博大精深的，而周边各族的文化都是非正统的、粗鄙的、低下的。这样的观念，与古人重视夷夏之辨的思想有关。

夏是华夏，是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住区的中华主体民族；夷是四夷，是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夷与夏的界限不是固定不变的，“夏”可以变“夷”，“夷”也可以变“夏”，所以自古儒家知识分子就强调“用夏变夷”，害怕“用夷变夏”，所以要重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客家人以中原后裔自居，也就是以华夏正统自居，害怕被人说成是边鄙蛮夷。

门第观念是魏晋南北朝时士族社会的产物，那时候士庶差别，如同天隔。士族垄断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种权利。唐宋以来，士族阶层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门第观念仍长期起作用。所以人们总是要以种种方式强调自家出自高门，是簪缨世家，或书香门第。

中原正统观念和门第观念，都是中原情结的重要内容，此外如崇重礼教，也是中原情结的一种表现。以客家土楼楹联反映的儒家入世思想和崇文重教思想为例。

著名的福建永定客家土楼振成楼中厅大门的楹联曰：

振刷精神担当宇宙，
成些事业乘裕后昆

① 徐震堦：《世说新语校笺》卷上，“言语第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

后厅：

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需努力
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

院内石柱：

振乃家声，好就孝悌一边做去；
成些事业，端从勤俭二字得来。

这几副楹联共同的主题是振作精神，奋发努力，立志担当儒家纲常责任，干一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体现了建功立业的儒家入世思想。

为了达到修齐治平的目的，必须读书崇文，必须尊师重教。于是，耕读传家成为土楼人家普遍的生活方式。

试看几座著名土楼的情况。永定振成楼另有一对楹联曰：

干国家事，读圣贤书。

龙岩适中镇瑞云楼楹联：

种德承先业，藏书启后昆。

上述楹联都是耕读传家、崇文重教观念的宣示。这样的观念，还直接体现在土楼的构造上，如南靖县默林乡怀远楼祖堂用作私塾，名为“斯是室”；永定县高陂乡遗经楼大门前由两层楼房围合出一个“T”字形的前院，它的左右两侧又围成一个小四合院，作私塾用，分别称为文厅和武厅，最盛时楼内居民达700多人，族中子弟都在私塾上学。此类楼中设学的情形，正是客家人耕读传家生活方式和崇文重教思想观念的缩影。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思想观念，自然不是蛮荒偏远的赣闽粤边土著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而是中原礼乐教化在此传播扎根的结果。

再如客家人的大家族的大婚，讲究六礼，有“纳彩”、“问名”、“纳吉”、

“纳征”、“请期”、“亲迎”等一系列繁琐的程序，都说是遵循《文公家礼》。文公是朱熹，他的“家礼”源于儒家经典《礼记》，所以客家大婚“六礼”的做法当然也是标榜其家族深得中原文化的精华。

三、客家文化的草根本色

以上说的客家人的中原情结，都是观念层面的属性。在日常行事中，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婚丧、节庆等人生基本活动中，客家文化表现出的则大多是另一番面貌，那就是它的草根本色。这是客家另两种族源文化发挥作用所致。

先说饮食。客家饮食深深打上山野的烙印，取材多是山林的出产，重山珍，轻海味，重内容，轻形式，重原味，轻混浊，具有素、野、粗、杂的特点。

素：菜肴中很少荤肉，连油都很少。这是由于过去客家人生活艰苦所致。

野：野菜、野果、野味。这是地处山区，就地取材所致。

粗：蕃薯、芋头、苞粟等粗粮占有较大比重。

杂：喜吃动物的内杂。

其中有些内容明显是继承了少数民族的饮食传统，如有一种称为稜米的水稻，又称大禾、畲禾，本为畲民特产，品种优秀，种植技术简单，后来为客家人、莆田人、福州人采用和推广，闽粤很多地方都有种植。客家人之种稜米，最早见于南宋时的梅州。王象之在《舆地纪胜》记载道：

菱禾，不知种之所自出。植于自熟，粒粒粗砺，间有糯。亦可酿，但风味不醇。此本山客肇所种，今居民往往取其种而蒔之。^①

由于稜米很适合客家山区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闽西种植很广。杨澜《临汀汇考》卷4《物产考》载：

汀人……又有稜米，又名畲米。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不粘二种，四月种，九月收。

①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2“梅州”。